

電影信仰主題之受眾接受研究： 以【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網路影評為例

宋紫薇、周文傑*

投稿日期：105年3月27日；通過日期：105年8月29日。

* 宋紫薇為大連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研究生，

e-mail: tangziguichen@163.com。

周文傑為大連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e-mail: zhouwj1105@126.com。

本文引用格式：

宋紫薇、周文傑（2017）。〈電影信仰主題之受眾接受研究：以【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網路影評為例〉，《新聞學研究》，132: 151-191。

《摘要》

本研究聚焦李安電影【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信仰」主題的受眾解讀，對時光網與豆瓣網的影評進行內容分析，旨在回答：人們基於不同解讀模式、側重影片中不同故事與鏡頭，是否會從電影中得出不同的信仰觀點？研究發現：基於哲學思辨角度與第一個故事來解讀影片，傾向於認為「信仰是心中的善或神性」；基於社會現實角度來解讀影片，傾向於認為「信仰什麼不重要，但信仰對人有好處」；側重第二個故事更可能強調「信仰是源於生存欲的幻覺」。

關鍵詞：【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網路影評、信仰、內容分析

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李安導演的【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Life of Pi*；以下簡稱【少年 Pi】）講述印度少年 Pi 與一只孟加拉虎 Richard Parker 遭遇海難漂流 227 天的故事，自 2012 年末上映以來，不僅獲得四項奧斯卡金像獎，更是引發全世界受眾對人性、信仰等話題的熱議，熱議的範圍之廣、內容之深，是近年來比較稀少的文化現象。【少年 Pi】具有全球化視域的優質藝術片與成功票房成績的綜合素質：3D 特效的奇觀、冒險奇幻的元素、成長勵志的基調，在滿足人們基本觀影需求的基礎上，更大的價值之一在於影片中「雙故事」的開放式敘事結構為受眾留下了極大的解讀空間與思考餘地，一些知識群體的解讀已經深入到世界觀、認識論、靈魂與心理、文化與歷史以及人類文明等宏大命題的範疇。

這部電影引起熱議的背景如下：首先，李安是一位刻畫人性欲望與倫理衝突的世界級華人導演，其作品中埋藏著許多全球性議題（柯瑋妮，2012），具有容貫東西方的跨文化傳播力；【少年 Pi】是李安首次碰觸與他一向擅長的人文類看似無關的題材，而且將電影界避之不及的元素「3D 特效、動物、水、小孩」都齊聚在一條小船裡進行拍攝，難度之大難以想像（McClintock, 2012）；其次，影片依託的原著是加拿大作家揚·馬特爾（Martel, 2003）獲得英國布克獎（Man Booker Prize）的同名小說。馬特爾曾說自己被世界各地的讀者問到最多的問題就是「到底哪個故事才是真的」，他在【少年 Pi】電影上映之際做出了一個回答「最終，這個故事的意義將由你來定義。小說讀者或者電影觀眾都需要仔細思量同樣的問題：哪一個故事更合理：有動物的故事，還是沒有動物的？想清楚這個之後，你所選擇的故事對於你的生活方式來講，

又意味著什麼呢？」（Castelli, 2014）

表面上看，人們圍繞著電影中主人公 Pi 所講述的「兩個故事」的真實性進行著符號遊戲式的解讀、真相考據式的思維競賽，但是實質上，人們願意選擇相信哪個故事的自我辯護與背後心態，折射出許多深層的文化命題。正如馬特爾所說，「Pi 和 Richard Parker（虎）的故事是一種存在主義的選擇（existential choice）」（Castelli, 2014）。

【少年 Pi】所揭示的主旨是信仰對於人性與人生起到何種影響。李安將《少年 Pi》視為一本哲學書，認為它的主旨是探討信仰、說故事的力量（power of story telling）以及為什麼人要說故事、為什麼會相信故事、會有信仰（〈時光網獨家對話李安〉，2012）。李安認為「故事與信仰是保證這部電影的製作得以順利進行的兩個要素」（Castelli, 2014）。

本文試圖探討的問題，基於一個在受眾中廣泛流傳的說法「你選擇相信哪個故事，代表你是否信神」。（黃傑、Donnern，2012）這一說法雖然來源於影片中的對白，但是可以拆解為一個現實命題——「相信」代表一種主體的主觀狀態、對已知領域的把握與對自己存在方式的選擇，「神」代表客體世界、未知領域或理想狀態的應然（ought to be）。因此，這種看似無稽的流行說法本質上就是「人類對於身心內外生存境況的認知與處理」。本文並非對人們是否具有信仰進行調查，而是以人們從影片中看到的並自認為「信仰應該是什麼樣子」為考量重點，根據人們的不同觀點挖掘其背後的不同價值取向、解讀模式與複雜心態。

貳、文獻探討與研究問題

一、信仰主題與相關研究

受眾對電影【少年 Pi】的熱議往往兼有對原著小說的探討與比照。國外學界對《少年 Pi》的研究始於 2001 年原著出版之後，許多學者認為信仰和懷疑是作品核心，但對於作者表達的「讓你相信上帝」的說法是否真的達到了讓讀者相信上帝的目的則持有保留性態度（湯立媛，2014）。但是學界之外則從更為寬容的角度來看待這部作品的信仰主題，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給馬特爾的親筆信中認為《少年 Pi》用優美的方式證明了上帝的存在，並展示了故事的力量（Flood, 2013, April 16）。

李向平（2013）認為，「信仰」概念是中國當下社會使用最廣泛、也最有歧義的辭彙之一，人們在批評社會現象時，常從信仰層面著眼，將諸多社會問題與信仰相關聯。事實上，在受眾對【少年 Pi】的議論中對於「信仰」的界定、理解與使用往往是模糊與多義的。就本研究來說，關鍵是看【少年 Pi】的受眾如何用「信仰」一詞來討論電影中涉及的人類精神困境以及討論中所反映出的中國當下社會心態。

Luckmann（1970／覃方明譯，2003，頁 101-102）認為能夠自由選擇信仰的個人，就有可能從「終極」意義的聚集中挑選他認為合適的東西——只聽從由他的社會經歷所決定的偏好的引導。這種狀況也表現於中國當下的信仰狀態，被李向平（2009，頁 89）描述為「精神走私」，他認為許多社會精英與民間精英「在表達各自的私人信仰的時候，大多礙於自己的身份、地位，無法公開表達，只好借助於各種非宗教的形式，私下裡了卻自己的心願。公共場域之中，他們只能把信仰收

藏在個人的私密之處。」（李向平，頁 91）對於「信仰」這一較為抽象與敏感的話題，在公共領域很少被直接提及與討論，然而【少年 Pi】借助「說故事」在某種程度上打破了這一慣例，無形中成為一種社會輿論的宣洩載體。

陳旭光（2012）在探討中國電影如何進行類型化與製片機制突圍時，借用兩個哲學術語「經驗」和「超驗」來說明中國電影中想像力與現實主義的關係。這一對術語有助於把握人們在解讀【少年 Pi】信仰主題時所表現出的兩種認知模式。「經驗」離不開主體人的經歷感知和體驗，它立足於務實的、現世現時的世界；「超驗」則是指超越經驗與人自身，它關乎人的存在的終級歸旨，關注的是彼岸與理想的世界（陳旭光）。本研究的探討重點之一就是【少年 Pi】電影受眾在思考與交流信仰問題時所表現出的經驗思維與超驗思維，以及對信仰應然圖景的構想與期待。

二、內容分析、網路影評與導演訪談

英國文化研究學者斯圖亞特·霍爾（Hall, 1980）認為當媒介文本被傳者編碼出來並進行傳播以後，就已經脫離了傳者，受眾在對文本進行解碼的過程中具有三種解讀立場：「優勢解讀」（preferred reading）、「協商式解讀」（negotiated code）、「對抗式解讀」（oppositional position）。人們在評述電影時，基於自己的已有經驗與立場進行新的意義生成與流通，會認為自己從【少年 Pi】中看到了「信仰是什麼樣子」，在電影文本本身、導演意圖之外解讀出不同的信仰觀點。

對於【少年 Pi】的理論研究已經成果頗豐，研究者多從主題多義性、對情節符號的精神分析等角度進行主題解讀與敘事研究（湯立媛，

2014)。但是對【少年 Pi】的實證研究基本缺乏，筆者僅從中國最大的線上問卷調查平臺「問卷星」上搜索到兩份有關【少年 Pi】的調查問卷（〈關於「全民解讀少年 Pi」現象的調查〉，2013；〈你看了李安的【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嗎？〉，2014），經過分析後發現三種情況：（一）問卷填答者多數沒有看懂這部電影；（二）問卷的問題只能侷限在幾個表面化的指標，加之人們答卷時不可能進行深思熟慮，只能在幾個預設的有限答案中匆匆選擇，無法達到其研究目的「揭示全民解讀熱」；（三）回收週期過長。

鑒於【少年 Pi】問卷調查的侷限，本文選擇網路影評作為研究載體。對於網路影評的研究已有一些實證性的論文成果（張遙，2012），他們的研究方法包括傳播學的內容分析法、語言學的態度資源分析法等。相比大眾媒介經過「把關」（gatekeeping）與「框架建構」（framing）而登載的影評，網路影評的平臺特點使得文本具有更多的真實性、鮮活性與互動性，可以較為切實地考察人們的微妙心理；但網路影評的缺點是隨意性的寫作導致的非標準化文本格式，使得定量的統計分析較為困難。

鑒於以上分析，本研究對【少年 Pi】網路影評進行內容分析，同時結合部分影評的文本細讀與導演訪談資料，對內容分析的量化統計結果進行學理闡釋。

本研究試圖調查的是：受眾對於「李安對信仰持什麼看法」的想像或解讀。使用導演訪談文獻、網路影評分析等方法的目的是印證——「受眾解讀（解碼）」是否與「導演看法（編碼）」一致。換句話說，是印證——「導演所試圖傳達的主題」是否順利地被受眾接收與認同？這一傳播過程是否成功或發生了哪些意料之外的變異？這些變異具有何種文化意義？

通過導演訪談文獻與網路影評的初步整理，大致圈定了【少年 Pi】的主題範疇（在導演訪談裡多次表明【少年 Pi】的主題是「信仰」），確定了內容分析的統計類目與操作路徑。在對大量影評進行初步觀察時發現，這些影評大致包括三部分內容：（一）對影片中信仰問題的價值判斷，以及對影片的情感態度；（二）得出這種判斷的理由（包括電影符號）；（三）論證過程（包括欣賞過程）。上述三部分內容可借用議論文文體結構分別概括為：（一）論點；（二）論據；（三）論證。

三、研究問題與研究假設

Q1 研究問題一：在解讀電影時，基於不同的解讀模式、側重影片中不同的故事，是否會得出不同的信仰觀點？

- H1 假設一：「基於哲學思辨角度的人會重視信仰的作用」；
- H2 假設二：「基於社會現實角度的人不會重視信仰的作用」；
- H3 假設三：「側重第一個故事的人會重視信仰的作用」；
- H4 假設四：「側重第二個故事的人不會重視信仰的作用」。

Q2 研究問題二：電影中的情節符號是否具有特定的意義預設？

- H5 假設五：「電影中的符號與鏡頭更適合從哲學思辨角度來解讀」；
- H6 假設六：「電影中的符號與鏡頭暗示了對信仰的看法」。

參、研究方法

一、樣本與抽樣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 2012 年 11 月至 2015 年 6 月時光網與豆瓣網上的長影評，這兩個網路平臺很具有代表性：時光網（Mtime）是中國最大的提供電影內容和服務的專業性門戶網站。用戶多為有較高生活品味、熱愛電影並有深刻理解的高端人士，習慣於撰寫影評、發表話題；豆瓣網（douban）是「用戶生產內容（UGC）」的 Web2.0 社交化網站，核心用戶是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的都市青年，以白領及高校學生為主。兩個網站都包括兩種影評：一句話短評，與不限字數的長影評。用戶能點擊「有用」對影評進行投票，排在前列的熱門影評經受過多次投票，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代表性。

本研究的抽樣母體共為 7 千 225 篇「按熱門影評」排序的長影評，抽樣方式是以 3 為間距在時光網與豆瓣網上各自抽取 50 篇影評，共計 100 篇。在抽樣過程中直接篩除重複、不相關或撰寫過於隨便的無效樣本，最終選擇 100 篇影評作為研究樣本。

二、構建編碼類目

本研究的編碼體系包含兩類類目、29 個題項。

第一類類目測量的是人們在解讀【少年 Pi】電影時表現出的觀念體系，共包括 14 個題項：（一）影評採取的解讀模式，包括：1. 基於哲學思辨角度；2. 基於社會現實角度；3. 基於導演背景生平。（二）影

評立足的文本基礎，包括：1. 論據立足於 Pi 講述的第一個故事；2. 論據立足於 Pi 講述的第二個故事；3. 論據立足於導演手法。（三）對影片的基本態度，包括：1. 欣賞並有很深感悟；2. 認為影片好壞參半；3. 不欣賞並進行批駁。（四）從影片中得出的信仰觀，共包括 5 個題項：1. 認為「信仰是心中的善 / 神性」；2. 認為「信仰什麼不重要，但信仰對人有好處」；3. 認為「信仰是源於生存欲的幻覺」；4. 「對信仰主題並不關心」；5. 認為「影片裡的信仰觀模糊或錯誤」。（見表一）

表一：主要編碼類目與題項

編碼類目	題項
1. 影評採取的解讀模式	(1) 基於哲學思辨角度 (2) 基於社會現實角度 (3) 基於導演背景生平
2. 影評立足的文本基礎	(4) 文本立足於第一個故事 (5) 文本立足於第二個故事 (6) 文本僅立足於導演手法
3. 對影片的基本態度	(7) 欣賞並有很深感悟 (8) 認為影片好壞參半 (9) 不欣賞並進行批駁
4. 從影片中得出的信仰觀	(10) 信仰是心中的善 / 神性 (11) 信仰什麼不重要，但信仰對人有好處 (12) 信仰是源於生存欲的幻覺 (13) 對信仰主題並不關心 (14) 影片裡的信仰觀模糊或錯誤

第二類類目所測量的是影評中作為論據的電影鏡頭，共包括 15 個題項：1. Pi 問作家喜歡哪個故事；2. 日本調查員選擇相信第一個故事；

3. Pi 的三種信仰；4. Pi 的名字 π ；5. Pi 母親說科學解決外部而信仰解決內心；6. Pi 父親說信仰三種宗教等於無信仰；7. Pi 問牧師上帝為何讓世間有苦難；8. Pi 暴風雨中向神質問；9. Pi 暴風雨中向神歡呼而虎畏懼；10. 你在虎眼中看到的只是你情感的倒影；11. Pi 與虎一同凝視海裡奇幻；12. 毗濕奴嘴中的奇幻宇宙；13. 虎進入林中沒回頭看 Pi；14. 人生就是不斷放下而我沒好好告別；15. 奇幻食人島。

三、信度檢驗

本研究經過兩輪編碼：初編碼階段，由於沒有相關既有成果中經過信度與效度檢驗過的編碼單進行參考，因此筆者基於自己對【少年 Pi】電影與大量網路影評的文本細讀與總結歸納，根據影評內容的實際情況提煉出一個大致編碼體系。

在樣本前測階段，預編碼由筆者與另一位接受過相關訓練的編碼員進行影評內容的編碼，曾多次就不同影評練習編碼專案，隨機抽樣 20 篇（20%）作為信度檢測樣本，進行編碼員的相互信度檢驗，依 Holsti 的信度檢驗公式計算信度，各題項的平均相互信度為 .91，大致達到內容分析信度要求，之後開始正式編碼。

四、效度檢驗與相關分析

本研究首先對內容分析登錄數據進行初步整理，將第一類類目裡「1. 影評採取的解讀模式」、「2. 影評立足的文本基礎」、「3. 對影片的基本態度」與「4. 從影片中得出的信仰觀」的五個變數逐一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

接下來，將第二類類目「影評中提及的電影情節鏡頭」進行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以最大變異法（varimax）進行轉軸，以因數負荷值大於 0.4 作為因數萃取標準，將這 15 個題項萃取出三類鏡頭，球形檢驗（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達到顯著水準，取樣適切性量數（KMO 值）為 .712，表示數據適合進行因素分析；這三類鏡頭對於樣本總體的解釋力分別為 15.216%、13.866%、12.280%，總解釋力為 56.776%。（見表二）

表二：電影鏡頭主成分分析萃取結果

題項	因素 1	因素 2	因素 3
人生就是不斷放下而我沒好好告別	.744		
Pi 暴風雨中向神歡呼而虎畏懼	.664		
Pi 問作家喜歡哪個故事	.480		
Pi 問牧師上帝為何讓世間有苦難	.470		
你在虎眼中看到的只是你情感的倒影	.421		
Pi 暴風雨中向神質問		.655	
Pi 的名字 π		.561	
Pi 與虎一同凝視海裡奇幻		.538	
Pi 的三種信仰		.484	
毗濕奴嘴中的奇幻宇宙		.467	
日本調查員選擇相信第一個故事		.426	
Pi 母親說科學解決外部而信仰解決內心			.797
Pi 父親說信仰三種宗教等於無信仰			.662
虎進入林中沒回頭看 Pi			.543
奇幻食人島			.402
解釋變異量	15.216%	13.866%	12.280%
解釋總變異量		56.776%	
Cronbach's α		.712	

本研究將新萃取出的三類鏡頭與第一類類目變數逐一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依此結果對三類鏡頭進行特點歸納與命名。（見表三）

表三：三類鏡頭與影評題項的單因素方差分析（摘要）

題項	第一類鏡頭	第二類鏡頭	第三類鏡頭
影評採取的解讀模式			
基於哲學思辨角度		.007**	.011*
從影片中得出的信仰觀			
信仰是心中的善 / 神性	.034*	.030*	.050*

* $p < .05$ ** $p < .01$ *** $p < .001$

第一類鏡頭與認為「信仰是心中的善 / 神性」呈現顯著性相關 ($F(5, 94) = 2.53, p < .05$)，即這些影評會引用以下的電影鏡頭作為論據：對人與虎（自我的原欲或野性）之間鏡像指涉的人生感悟，因此將這一類命名為「**分析鏡頭：對人格結構的體認**」。

第二類鏡頭與基於「哲學思辨角度」 ($F(6, 93) = 3.16, p < .01$)、認為「信仰是心中的善 / 神性」 ($F(6, 93) = 2.46, p < .05$) 呈現顯著性相關。這些鏡頭內容可以概括為：對宇宙終極真理與生命終極關懷的探尋、對於神 / 信仰的質疑與呼喚，因此將這一類命名為「**象徵鏡頭：對終極存在的探索**」。

第三類鏡頭與「哲學思辨角度」 ($F(4, 95) = 3.46, p < .05$)、認為「信仰是心中的善 / 神性」呈現顯著性相關 ($F(4, 95) = 2.46, p < .05$) 這些鏡頭內容可以概括為：科學理性與宗教感性對於 Pi 的信仰與人生的基礎性影響，因此將這一類命名為「**思辨鏡頭：對經驗與超驗的信仰**」。

需要說明的是：本研究所統計的 15 個鏡頭，是筆者對於受眾在影

評中津津樂道的代表性劇情的客觀提煉與忠實呈現，是受眾在影評中共同提及的令他們印象深刻、並引之為論據的 15 個電影情節，筆者只是在命名時將其概括為一句話，即「Pi 暴風雨中向神歡呼而虎畏懼」等相關表述。

本研究關於這 15 個代表性鏡頭與其他統計類目之間關係的呈現，只能在「受眾對於電影內容的掌握程度、關注重點」與「受眾對電影中信仰主題的不同解讀模式」之間的關聯方面起到某種提示，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印證這一假設——如果受眾在影評中盡可能多地結合電影本身的劇情與細節，更有可能對導演在影片中預設的信仰觀點進行積極意義上的解讀、對導演的信仰觀進行更深層的挖掘。同時，在描述與闡釋研究結論時能為本論文的讀者提供更多參考案例與生動細節。

本研究在統計類目中列舉的 15 個「電影符號」雖然在電影形式上似乎不具有明顯的規律性特徵，顯得較為雜亂，比如有的屬於一段對白（「人生就是不斷放下……」），有的屬於電影鏡頭的複雜運用（「Pi 與虎一同凝視海裡奇幻」），有的則屬於一種象徵性符號（「Pi 的名字 π 」），但是它們大多數都具有較為明顯的與信仰有關的意涵，有的甚至是「聖經」原型或宗教經典命題的化用，換言之，這些在影評中提到的鏡頭，起著一種關於「信仰」資訊的提示作用，統計這些鏡頭能幫助筆者瞭解受眾對於影片中「信仰命題」主動探索的自覺程度。

事實上，本研究內容實質是討論一個文化現象（或說是一個傳播事件）——即大陸影迷對【少年 Pi】解讀熱潮背後的社會文化成因，只是借用了「接受理論」的大致框架，重點關注的是受眾在解碼中會產生何種可能性，與導演的編碼初衷的契合程度；至於作為中間媒介的符號，限於本文篇幅，現有能力只能將受眾在影評中共同提到的、令他們印象深刻並深入探討的鏡頭（劇情）粗淺地統計出來。

為了克服這種內容分析方法與生俱來的弱點（即只能描述某種現象的表面關聯而不能深入揭示背後原因與意義），本研究運用了導演訪談文獻、代表性影評（以點擊量、好評度等為指標）中重要觀點段落的原文引用與文本細讀等方法來對研究發現進行綜合闡釋。

肆、研究發現

一、單變數描述性統計

統計結果表明：（一）對於「影評採取的解讀模式」，從「社會現實角度」來解讀電影的人居多（59%），其次是哲學思辨角度（26%）；（二）「影評立足的文本基礎」中，約為一半的人會「立足於第一個故事」來解讀電影（54%），其次是「立足於第二個故事」（33%）；（三）「對影片的基本態度」中，絕大多數人「欣賞該片且感悟很深」（85%）；（四）對於「從影片中得出的信仰觀」，總體上對信仰持有較正面看法的人居多（66%）：很多數人會認為「信仰是心中的善 / 神性」（40%）或「信仰什麼不重要，但信仰對人有好處」（26%）；但是對信仰持各種較負面見解的人也佔據一定比例（32%），包括認為信仰是源於生存欲的幻覺（11%）、不關心信仰主題（17%）、不認同影片裡的信仰觀（4%）。（見表四）

表四：影評題項的頻數分佈

題項	百分比	均值 (M)	標準差 (SD)
影評採取的解讀模式			
哲學思辨角度	26%	1.74	0.441
社會現實角度	59%	1.41	0.494
導演背景生平	13%	1.87	0.338
影評立足的文本基礎			
立足於第一個故事	54%	1.46	0.501
立足於第二個故事	33%	1.67	0.473
立足於導演手法	12%	1.88	0.327
對影片的基本態度			
欣賞並有很深感悟	85%	1.15	0.359
認為影片好壞參半	6%	1.94	0.239
不欣賞並進行批駁	3%	1.97	0.171
從影片中得出的信仰觀			
信仰是心中的善 / 神性	40%	1.60	0.492
信仰什麼不重要，但信仰對人有好處	26%	1.74	0.441
信仰是源於生存欲的幻覺	11%	1.89	0.314
對信仰主題並不關心	17%	1.83	0.378
影片裡的信仰觀模糊或錯誤	4%	1.96	0.197

二、多變量推論統計

(一) 統計結果對研究問題一 (Q1) 的回應：在解讀電影時，基於不同的解讀模式、側重影片中不同的故事，一定程度上會得出不同的信仰觀點；但不是絕對的，也可能會得出殊途同歸的信仰觀點

1. 假設一 (H1) 「基於哲學思辨角度的人會重視信仰的作用」與假設三 (H3) 「側重第一個故事的人會重視信仰的作用」基本成立

得出「信仰是心中的善 / 神性」這一觀點的人，在解讀影片時會基於「哲學思辨角度」 ($F(1, 98) = 14.01, p < .001$) 或「導演背景生平」 ($F(1, 98) = 6.81, p < .01$)，文本論據會立足於「第一個故事」 ($F(1, 98) = 21.72, p < .001$) 或「第二個故事」 ($F(1, 98) = 7.65, p < .01$) 或「導演手法」 ($F(1, 98) = 5.92, p < .05$)；對影片的基本態度可能是「欣賞並有很深感悟」 ($F(1, 98) = 8.72, p < .01$) 或者「認為影片好壞參半」 ($F(1, 98) = 4.36, p < .05$)。其中，基於「哲學思辨角度」、「文本立足於第一個故事」的人傾向於認為「信仰是心中的善 / 神性」。因此，假設一 (H1) 「基於哲學思辨角度的人會重視信仰的作用」與假設三 (H3) 「側重第一個故事的人會重視信仰的作用」基本成立。

2. 假設二 (H2) 「基於社會現實角度的人不會重視信仰的作用」基本不成立；假設四 (H4) 「側重第二個故事的人不會重視信仰的作用」部分成立

得出「信仰什麼不重要，但信仰對人有好處」這一觀點的人，在解

讀影片時會基於「社會現實角度」($F(1, 98) = 7.24, p < .01$)或「哲學思辨角度」($F(1, 98) = 6.39, p < .05$)。其中基於「社會現實角度」的人傾向於認為「信仰什麼不重要，但信仰對人有好處」。因此，假設二(H2)「基於社會現實角度的人不會重視信仰的作用」基本不成立。

文本立足於第二個故事，雖然有可能得出「信仰是心中的善/神性」($F(1, 98) = 7.65, p < .01$)，但是也有可能認為「信仰是源於生存欲的幻覺」($F(1, 98) = 5.43, p < .05$)。因此，假設四(H4)「側重第二個故事的人不會重視信仰的作用」部分成立。

3. 其他結果

認為「信仰是源於生存欲的幻覺」的人，與基於何種解讀模式來解讀影片、對本影片持有何種態度並無顯著相關性；但與「文本立足於第二個故事」具有較顯著相關($F(1, 98) = 5.43, p < .05$)。

「沒在影評中明確探討信仰問題」的人，在解讀影片時會基於「哲學思辨角度」($F(1, 98) = 4.41, p < .05$)或「導演生平背景」($F(1, 98) = 26.06, p < .001$)，文本會立足於「第一個故事」($F(1, 98) = 11.96, p < .001$)或「導演手法」($F(1, 98) = 30.68, p < .001$)。其中，「基於導演生平背景」、「立足於導演手法」的人更有可能「對信仰主題並不關心」。

認為「影片裡的信仰觀模糊或錯誤」與基於何種解讀模式、文本立足於哪個故事來解讀影片並無顯著相關性。值得注意的是，「欣賞並有很深感悟」的人，很可能會認為「影片裡的信仰觀模糊或錯誤」($F(1, 98) = 13.07, p < .001$)。

(二) 統計結果對研究問題二(Q2)的回應：電影中大多數符號與鏡頭具有特定的意義預設，但是有一些則具有模糊性與多義性

1. 假設五 (H5) 「電影中的符號與鏡頭更適合從哲學思辨角度來解讀」基本成立

在解讀影片時，基於「哲學思辨角度」的人會提到第二類「象徵鏡頭：對終極存在的探索」($F(1, 98) = 3.16, p < .01$) 以及第三類「思辨鏡頭：對經驗與超驗的信仰」($F(1, 98) = 3.46, p < .05$) 並進行哲理剖析。只是第一類「分析鏡頭：對人格結構的體認」在影評中是否被提到，與基於何種思維方式與故事文本並無相關性，對於本研究結論具有較低的解釋力。

2. 假設六 (H6) 「電影中的符號與鏡頭暗示了對信仰的看法」基本成立

在影評中提到三類鏡頭作為論據，與得出「信仰是心中的善 / 神性」這一觀點呈現顯著相關，即基於第一類「分析鏡頭：對人格結構的體認」($F(5, 94) = 2.53, p < .05$)、第二類「象徵鏡頭：對終極存在的探索」($F(6, 93) = 2.46, p < .05$)、第三類「思辨鏡頭：對經驗與超驗的信仰」($F(4, 95) = 2.46, p < .05$) 都能從影片中解讀出「信仰是心中的善 / 神性」。

以上對於影評第一類類目中多變量推論統計的初步描述均見表五。

表五：影評基本題項與信仰觀的單因素方差分析

基本題項	從影片中得出的信仰觀			
	信仰是心 中的善/ 神性	信仰什麼 不重要， 但信仰對 人有好處	信仰是源 於生存欲 的幻覺	對信仰主 題並不關 心 影片裡的 信仰觀模 糊或錯誤
影評採取的解讀模式				
哲學思辨角度	.000***	.013*		.038*
社會現實角度		.008**		
導演背景生平	.010**			.000***
影評立足的文本基礎				
立足於第一個故事	.000***			.001***
立足於第二個故事	.007**		.022*	
立足於導演手法	.017*			.000***
對影片的基本態度				
欣賞並有很深感悟	.004**			.000***
認為影片好壞參半	.039*			
不欣賞並進行批駁				

* $p < .05$, ** $p < .01$, *** $p < .001$

伍、受眾多元解讀的文化成因分析

本研究基於電影的受眾接受分析，對【少年 Pi】影評中關於「信仰是什麼」的觀點與影評人「採取的解讀模式」、「立足的文本基礎」、「對影片的基本態度」、「提到的電影情節鏡頭」進行內容分析，得出幾組達到統計顯著性水準的結論，並結合導演訪談資料，剖析其所揭示

的現象成因與背後的文化心態。

一、「基於哲學思辨角度」解讀影片傾向於認為「信仰是心中的善 / 神性」

基於「哲學思辨角度」($F(1, 98) = 14.01, p < .001$)、文本立足於「第一個故事」($F(1, 98) = 21.72, p < .001$)或「第二個故事」($F(1, 98) = 7.65, p < .01$)的人可能認為「信仰是心中的善 / 神性」。這部分受眾在評價【少年 Pi】時會從更為宏大的語境梳理與反思人類如何「為信仰定義與定位」，具體包括兩種角度：（一）從歷時性（Diachronicity）的歷史文化脈絡來反思人類認知模式與對「終極存在」的探索、超驗思維在歷史發展中的逐漸弱化，（二）從共時性（Synchronicity）角度來反思人類「通過理性推理與感官經驗來把握未知領域、建構世界」這種方式的侷限性，並探討「通過直觀和超驗思維來探索未知」這種方式對前一種方式之侷限性的彌補。

（一）從人類理性的侷限審視信仰

這部分受眾不一定會立足於電影中的哪個故事作為影評論據。電影中成年 Pi 對於代表「觀眾視角」的作家所提出的問題是「你更喜歡哪一個故事」而不是「你認為哪個故事是真的」。他們認為現代社會是被西方實證科學所主導的，電影中第一個故事更多的是東方傳統的超驗體系之下用直覺靈感領悟的「真相」，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生命現象與智慧往往通過神話、儀式、詩歌與象徵性意象來表達；第二個故事是西方實證理性主義體系之下用邏輯驗證與經驗審視的「現實」，在西方以邏各斯（Logos）為中心的抽象概念與推理體系中，整個世界與奧秘都被

認為具有秩序性與理性、都可以被理解與言說。後來經過「希臘化」(Hellenistic) 的印度成為東西方兩大文明與思維體系的衝突與交融之地，【少年 Pi】主人公的教養背景設定在「印度」暗示了這種哲學觀照的視角。

豆瓣網與時光網的一部分影評人對於【少年 Pi】的這一宏觀文化語境非常熟悉，因此對於電影情節建構中「超驗」與「經驗」思維的互相映照與辯證關係具有較深的解讀，他們指出「在自然科學暫時無法解決的領域，可以求助於超驗哲學的幫助」、「超驗的觀點意味著一種對整個生活形式的改變，它完全超出了迄今為止的所生活經驗」。這些受眾的代表性觀點如下：

我所理解的信仰，是一種清醒的認識，即人類的理性有限，人始終是渺小的，無力改變世界和宇宙，有很多自然科學還不能解決的領域，宇宙有多麼浩瀚，未知的世界就有多麼大。我們人甚至連自己是怎麼來的都不知道，演化論和達爾文主義在這方面給出了很多答案，但那畢竟是有限的解答，它對無窮的追溯是無力的……。人不可太過妄自尊大，以為自己可以掌握一切，乃至人定勝天。想要在人世間建立一個完美無缺的天堂，往往卻鑄就了人間煉獄……。其實，對死亡的思考，無非是要人打消自我與世界的僵死阻隔，認識到存在的永不停息的變化生滅與運動。（〈少年 Pi 真的具有信仰嗎？〉，文／刀劈三觀荔枝）

（二）挖掘電影劇情的哲學意涵

基於「哲學思辨角度」的人會對電影中第二類「象徵鏡頭：對終極存在的探索」（ $F(6, 93) = 3.16, p < .01$ ）、第三類「思辨鏡頭：對經驗

與超驗的信仰」 ($F(4, 95) = 3.46, p < .05$) 進行剖析。

很多影評提到自己最震撼的電影情節之一——Pi 在海上遭遇暴風雨與電閃雷鳴之時，仰天質問：神啊，你已經拿走了我的一切，你還想要我怎麼樣？「基於哲學思辨角度」與「提到第二類鏡頭作為論據」之所以會與「信仰是心中的善 / 神性」的觀點具有相關性，可以結合西方文化語境進行解釋：西方世界將目的論意義上的終極存在濃縮為「神」的概念，人類的終極困惑以及貫穿在西方文學藝術中的原型 (archetype) 命題之一就是：既然神是完美的終極真理與至善的存在，為何會讓世間有苦難與不完美？Pi 童年時在教堂裡對牧師、在暴風雨之下的小船中對「神 / 天 / 命運」的質問正是《聖經》中「約伯向上帝的質問」(範若恩、黃鶯，2014，頁 23)、「諾亞方舟」等原型的當代詮釋與視覺化奇觀重構，李安所要表達的是：「直到你受到考驗，否則你永遠不知道信仰的力量」。(〈時光網獨家對話李安〉，2012) 這部分受眾的代表性觀點如下：

信仰終於起到了避難所的作用，而這是在科學 (筏崩潰) 和原始欲望驅動力 (虎消沉) 都無能為力的時候，這也一定上消除了他童年時對於信仰的疑惑。(〈李安的夢中〉，文 / 刺兒巍)

如果世界毫無苦難與罪惡，而凡人的善念、正義、勇敢、堅毅、慷慨、聰明和知識也沒有了意義，這樣的安逸的世界讓人沒有了目標，無法發展人的道德品質。(〈現實不等於真相〉，文 / Dreckding)

很多影評從「Pi 的名字 π 」、「毗濕奴嘴中的奇幻宇宙」、「Pi 與虎一同凝視海裡奇幻」這些鏡頭中聯想到許多哲理。近代文明的發展路

徑是一場在社會生活中表征為「祛魅」與「諸神隱退」的思想啟蒙大潮，宗教信仰的神聖性被徹底解構；電影中虎的名字「Richard Parker」與「Thirsty」的互換巧合、Pi 的名字取自「無限不循環的無理數 π 」等符號則象徵沒有「神性」與道德約束的人類本性，以及人類出於無限的欲望與強調「人類中心主義」（蔡玲玲、陳方周，2013）而對客觀世界進行不斷的佔有、征服、改造。在這些影評中，很多人都由虎的符號聯想到英國詩人西格裡夫·薩松（Siegfried Sassoon）的名詩「我心有猛虎，在細嗅薔薇，審視我的心靈吧，親愛的朋友，你應戰栗，因為那才是你的本來面目。」

一方面，【少年 Pi】中看似「不科學」、「無邏輯」的「奇幻漂流經歷」在某種程度上隱喻人類缺少終極目的之後，僅憑人類自己有限的經驗來生存所產生的「疏離感」、「意義的失落」、「心靈的漂泊」這些伴隨「現代性」而來的異化狀態（金耀基，1997）；另一方面，【少年 Pi】的「海難題材」與西方經典中「洪水神話」、「諾亞方舟」的原型模式高度相似，折射了人類對於欲望膨脹與道德自律之間嚴重失衡而導致文明危機的擔憂與反省，正如一篇影評中所言：

我們瞭解了 Pi，才能真的明白生命中絕大多數的東西是不可能被我們自己所構建的……。我們千萬不要想著去抗爭，去搏鬥，甚至天真的以為自己能夠去選擇，天真的以為自己能瞭解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天真的能瞭解世界，知道世界的本質……。翻開任何一部科學史、哲學史、神學史、社會史，哪一部不是這樣呢？我們對世界和自己瞭解的越多，就會越來越清楚，同時也會越來越不清楚。（〈Key Pi [00]：Pi〉，文／伊卡洛斯）

(三) 從「哲學思辨角度」可能認為「信仰什麼不重要，但信仰對人有好處」

基於「哲學思辨角度」的人可能持有「信仰什麼不重要，但信仰對人有好處」($F(1, 98) = 6.39, p < .05$) 這一觀點。這部分受眾往往是感觸於人類過度依賴科學技術與工具理性對人性與世界造成的負面後果，因而從更寬泛的視域重新審視「我們對信仰的定義」是否出現了「集體無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 的方向性偏頗。這部分受眾的代表性觀點如下：

能夠被人寄予希望而不被揭穿的信仰必然是看不見摸不著的對象，是既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的……。連科學家也需要信仰（這裡不是指所謂的科學研究精神）。科學家用實證的辦法探索客觀世界，但是科學家並不反思科學賴以研究的工具和基礎（因果率和歸納法）是否可靠，也很少追問人的認識是否真的反映客觀世界。這些問題恰恰是科學依靠自身無法證明的……。如果科學家反對宗教是因為宗教信仰神秘事物（神），出於同樣的原因（信仰無法證明的因果率和歸納法），科學家也應該反對科學。（〈生活需要謊言，更需要勇氣〉，文／徐定翔）

正如李向平（2014）所指出的，中國當代人的信仰主流是信佛不進廟、信神不入教，信仰模式呈現「信仰而不歸屬」（belief but not belonging），這乃是在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所展現的現代社會圖景中，伴隨世界「祛魅」過程而來的多元價值觀的出現，但是會有神論與無神論之間不同信仰們的表達與實踐方式表現出來。這就是說，這部分受眾將歷史文化、國家權力、社會生活、日常生活之中體現出來

的信仰、信念、信任問題全都籠統地整合或泛化為信仰問題，關注的重點不在於信仰的內容而是信仰所立足的模式。

二、「基於導演手法」解讀影片傾向於認為「信仰是心中的善 / 神性」

(一) 導演手法對西方文化原型的化用

基於「導演背景生平」($F(1, 98) = 6.81, p < .01$) 或「立足於導演手法」($F(1, 98) = 5.92, p < .05$) 的人能從電影中得出「信仰是心中的善 / 神性」這一觀點，他們欣賞李安講述這個故事的從容淡定態度中所隱含的「如何看待世界」的建議，認為這種「神的視角」簡直不該是渾濁人世應有的。這說明導演對「信仰」這一抽象命題進行視覺化演繹的視角與建構方式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價值觀設定與隱喻。這部分受眾的代表性觀點如下：

美得讓人敬畏，它達到了視域上的極限，讓人沉浸在幻覺中。這樣的畫面在時刻影響著觀者的意識，因為根本無法回避它，你只能接受它的傳教。萬物之美鋪天蓋地地襲來，海水和長天融為一體，如潮的光芒蕩滌著人的視界和心靈，這會讓人在影院裡不由自主地相信神。（〈你打開世界的方式——【少年 Pi】〉，文／草威）

事實上，電影通過大量篇幅與手筆展現了大自然的壯闊宏偉、萬物緊密聯繫、人類在自然面前的渺小與敬畏。正如有些影評所言「Pi 和老虎遵循著自然之道，在兩種生物之間建立了一種超越經驗的信任。天地之道作用於兩個毫不相關的軀體。」在西方人眼中，這部電影的驚人之

處在於 3D 技術被用做構建整個故事的框架而非僅是增強表現力 (Ebert, 2012, November 17)。李安在與美國最著名影評人 Roger Ebert 對話時說道「我之所以想到用水作為媒介，是因為這部電影是關於信念的，水中包含著魚，容納著生命，浸潤著 Pi 每一絲的情感。每一縷氣息都昭顯了上帝、天堂、靈魂甚至是死亡」(Ebert)。

【少年 Pi】的整體思路與框架植根於西方敘事藝術的傳統中，是對於《聖經》中「約伯質問上帝」這一「義人受難」原型母題與敘事模式的化用(田卉群，2012；艾紹亮，2014，頁 73)。約伯虔誠地信仰上帝，他失去了財產、親人、健康，痛不欲生地質問上帝憑什麼如此待他？上帝在旋風中顯現，用一系列問題回答約伯的問題：「我立大地根基的時候，你在哪里呢？」並向約伯展示了自己壯偉的造物——天地間的種種奧秘與飛禽走獸奇妙的生態。上帝超乎約伯思維經驗的問話使他承認自己的無知，選擇謙卑與敬畏。許多人都看出【少年 Pi】實際上就是一部二十一世紀的《約伯記》，兩者具有相似的意旨：神的福報是在信心，在永恆而不在現世(田卉群，2012)。

(二) 導演對信仰的思考

側重於「導演背景生平」的人會在電影中看出「信仰是心中的善／神性」。他們在影評中探討「李安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電影人」。李安具有「電影作者」的特點(奉志偉、譚英，2010)，在【少年 Pi】中對於人性的表現已經超越了他之前電影裡的一貫主題「欲望的壓抑與對抗」，把人物關係縮小到一個人內在生命的兩面中來，把所有社會關係歸結為人格結構中獸性、人性、神性的關係，濃縮為一個人類說服自己如何與自我、世界和其他生命相處的終極命題。李安的精神導師是瑞典電影大師英格瑪·伯格曼(Ernst Ingmar Bergman)，【少年 Pi】的內

核正是伯格曼式的電影哲學思考，同時影射了李安自己的人生經驗與對信仰的感悟。李安在接受專訪時提到（〈李安：解讀【少年 Pi】沒標準答案 拿獎會很有面〉，2012；〈時光網獨家對話李安〉，2012）：

我覺得信仰對人生很重要的，因為人生可以用科學證明，可是手眼能夠觸及到的東西非常有限，你不能證明精神層面上的東西，理想和感性需要結合，不然人生是非常空洞的，破碎的，是混亂的。在經歷了身體的困境後，心靈上最後怎麼不發瘋、不絕望、不沮喪，怎麼熬過這個，我覺得不只是海上漂流存活的故事，更是對人生的隱喻。（〈李安：解讀【少年 Pi】沒標準答案 拿獎會很有面〉，2012）

上帝永遠不讓你松一口氣，永遠沒有安全、放鬆的時候，除非你是很精通這個禪意——老僧入定了。人非草木，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這天意有一套運行的方法，不是人力可以抗衡的，所以你永遠是被 tested（考驗）的（〈時光網獨家對話李安〉，2012）。

三、「基於社會現實角度」解讀影片傾向於認為「信仰什麼不重要，但信仰對人有好處」

（一）對信仰的呼喚折射的現實缺失

基於「社會現實角度」的人更有可能認為「信仰什麼不重要，但信仰對人有好處」（ $F(1, 98) = 7.24, p < .01$ ）。事實上，信仰本身是一個有關靈魂的內在精神狀態，而近現代中國人的信仰卻帶有強烈的實用主義與實惠型訴求（成富磊，2009；李向平，2014）。當下社會中許多人

的衡量標準是：能帶來「好處」、能夠滿足既有利益與增加生存舒適度的就是好東西，可以「拿來主義」式的為我所用。為數不少的人在【少年 Pi】的影評中表現出從切身的個體經驗角度來評估信仰的社會外顯層面——即信仰應用於社會關係、現實生活的實際效應。

事實上，國內受眾的這種觀點是一種對於社會現狀的「集體無意識」的反抗，即人們在切身體會並深受其害於現實社會中信仰斷裂、意義缺失、價值混亂、心理疾病、信任危機等問題此起彼伏的負面後果，然而現代文明、知識技術、各類社會機構面對這種生存困境卻解決無力，因而迫切希望這種異化現狀能夠有所改變，開始思索「精神」、「希望」、「信仰」的內在支撐力量，認為「信點什麼」總比「什麼都不信」要好。這部分受眾的代表性觀點如下：

沒有信仰，人們就會生髮出各種奇特的價值觀和行為論，道德淪喪，心理扭曲；沒有信仰，人們就會蔑視天地一切，人擋殺人佛擋殺佛，表面上看起來是勇氣無邊，其實則是生靈塗炭的前奏……。看看我們的社會吧，假如能有一兩種信仰支撐，它或許會更美好。（〈你該相信哪一個？〉，文／昨夜西風凋碧樹）

從【少年 Pi】延伸到信仰，看著本身就是一種誕生信仰的過程。我是一個無神論者，可為何需要信仰……。在對自然愈加的奪取，泥土流失、氣候變暖、冰山融化都在預示著諾亞方舟的興建……。人們在迷失，在利益中縱橫，在自私中走向毀滅。信仰，在這個缺乏信仰的時代裡就變得尤為重要，我們應該感謝李安能為我們喚醒心中的一絲的良心與信仰。（〈少年 Pi:我心中的「派克」〉，文／無臉人）

這些影評在承認信仰具有重要作用的基礎上，對於「應該信什麼」多是一種泛化的感性描述。這些受眾常常提到第三類鏡頭中的兩個情節「Pi 的母親說：科學只能幫我們解決外部世界的問題，而信仰能幫我們瞭解自己的內心」以及「老虎頭也不回的消失在樹叢中，Pi 淚流滿面」，後者意味著 Pi 回到人類文明社會之後，將很少有機會能面對自己最為隱秘的內心。影評中很多人提到對影片中一些宗教和人文思想雖然沒看懂，但一樣會心情激動、感受到巨大的心靈震撼。

（二）信仰泛化折射的功利心態

受眾對於「信仰什麼都可以」的寬泛態度，除了與受眾自身的心態有關，也與影片的角色設定有關。一方面，導演安排 Pi 在經歷殘酷磨難後回歸生活常態、保持平靜與虔誠，很多受眾在影評中提到，正是因為看到一個少年在面對逆境絕望之際為何還能忠於內心的信仰、對生命的尊重以及對大自然的敬畏，從而得出「信仰是心中的善 / 神性」這一看法；但是對於 Pi 的信仰是如何形成的、如何從表面化的感性信仰轉向真正理性自覺的成熟信仰，並不做探尋與深究。

另一方面，Pi 同時信仰三種宗教並按照自己的審美習慣、生存需要、精神需要等主客觀條件的變化而有選擇地奉行某一教義的調和態度，與中國人的心理有著某種契合。對中國人性格頗有研究的學者林語堂（2007，頁 33）曾經提到「中國人得勢時都信儒教，不遇時都信道教」，一篇影評又在引用這一名言時添加了一句不知出處的話「而在教義與已相背時，中國人會說『人定勝天』，中國人的信仰危機在於，經常改變信仰。」

影評中所體現出來的人們含混駁雜的信仰觀，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調查機構益普索（Ipsos）對全球 23 個國家近兩萬名受訪者的調查結果

（〈全球過半人堅信神靈存在，中國僅兩成〉，2014 年 12 月 29 日）：全世界很多人認為宗教信仰非常重要，其中有 51% 人堅信有神靈；在中國信神者占 23%，不信神者占 26%，對神靈沒有明確看法的人占 52%，包括不確定（20%）、時信時不信（32%）。全世界 51% 的人相信人死後有某種形式的存在，中國人有 65% 不知道死後會怎樣或者確信死亡是永遠的終結。人民論壇問卷調查中心（2014）總結當下中國十大社會病態之首是「信仰缺失」（55.3%），其次是看客心態（48.7%）、社會焦慮症（44.5%）以及習慣性懷疑（40.4%）等等。許多人對於現實中以出資建廟、燒香磕頭來與神佛做交易以換得神佛庇佑的功利性「信仰」比較反感，他們提到自己喜愛【少年 Pi】的原因就在於電影中較為純真的視角與信念，因此對電影中「聽過這個故事，你會相信神的存在」的說法比較認同。

四、「立足於第二個故事」解讀電影傾向於認為「信仰是源於生存欲的幻覺」

「文本立足於第二個故事」的人傾向於認為「信仰是源於生存欲的幻覺」（ $F(1, 98) = 5.43, p < .05$ ）。【少年 Pi】的基礎內核是一個西方化的議題，在於如何看待自然與宇宙、是否相信不可能的事情是真實的「奇跡」，但是【少年 Pi】沒有單純地遵循著「約伯受難」、「諾亞方舟」等經典模式，而是通過第二個「現實版」故事對第一個「寓言版」故事的反復比照而弱化了其形而上學的原型意義，「哪個故事更逼近哲學意義上的真實性」由一個自然命題無形中轉化成一個本土化的社會議題，為中國觀眾傾吐自己的各種社會觀點留出討論空間。

很多受眾選擇相信第二個故事，在於相信「性惡論」與社會黑暗

面，認為相信第一個故事就代表「沒有看懂電影」、「頭腦簡單幼稚、不懂得社會複雜性」；以影片結尾的日本調查員為代表的「理性」人群質疑第一個故事，在於其看上去不符合大眾思維定勢與科學表像，這正是對這部分受眾心態的隱喻。

從某種意義上說，第一個故事是從「天人合一」與「上帝視角」所建構的，故事裡「神」雖然缺席但一直對人類的靈魂進行著「不在場關注」與符號性的提醒、指引，所有的殘酷僅停留在生物層面。第二個故事則是從「適者生存」的進化論與「性本惡」的視角建構的，故事裡沒有「神」的位置，呈現著人獸之間出於強烈的求生欲和懼怕死亡而不擇手段的生物性，「神」也沒有來指引人類進行自我救贖，僅由他們踐行著叢林法則裡的強者生存之道。李安將 Pi 視為自己心理的投射：「我覺得我對信仰還是有一種嚮往，可是心裡面還是有那頭老虎，還是搞不定。」（柴靜，2012 年 11 月 29 日）因此，李安在展現兩個故事時藏諸其中的善惡分量與價值隱喻是有所不同的，立足於第二個故事的人更多的看出了人性惡的一面。

事實上，成富磊（2009）在對近代以來「《新青年》知識精英」對信仰問題的思考進行研究時發現：在進化論的影響下，知識群體在思考信仰問題時反映出「宗教替代論」的主張、言論與心態；成富磊認為，在流傳中被越來越簡化為一句「物競天擇，優勝劣汰」的生存鬥爭學說，很快在中國知識精英當中產生了一種世界歷史進步的新型信仰。很多人正是基於這一新型信仰從【少年 Pi】第二個故事中看到了「物競天擇」的殘酷之道並從「性本惡」的視角出發來理解信仰。

五、「欣賞影片且感悟很深」的人很可能認為「影片裡的信仰觀模糊或錯誤」

對影片「欣賞並有很深感悟」的人可能會認為「影片裡的信仰觀模糊或錯誤」（ $F(1, 98) = 13.07, p < .001$ ）；正如一篇影評所指出的，含混地將信仰與一般意義上的希望、崇拜、精神寄託等同起來的最大問題就是「把人的自欺和神的真實混淆了……《聖經》裡以色列人剛出了埃及沒多久就鑄造了金牛犢，說，『這是領我們出埃及的神』。但人造假神這件事並不能證明真實的神不存在。」

通過對影評文本的分析，筆者發現他們基本上對信仰具有更為深刻的理解與明確主張，有些人具有基督教信仰；他們大多認為：選擇信仰就是自覺地選擇痛苦、忍耐與捨棄；若為了逃避痛苦、獲得安逸與某種「好受感」而選擇信仰，這種出發點是自私與自欺欺人的，這種說法也是不負責的，這部分受眾的觀點如下：

一個信神的人，因為他知道人性的黑暗，那麼他一定會選第二個故事。選第一個故事的人似乎是對人抱有美好的願望，希望人身上還可以留有至少一點點神樣的光芒，但美好的願望並不等於信神。其實恰恰是這一點點的保留、一點點的期望，讓很多人沒辦法來到神的面前。因為有任何一點點保留的人，都不會尋求神，他們所倚靠的，苦苦抓在手裡不放的，就是他們自己。李安說他心裡有只虎，他無法馴服，所以他來不到神面前，其實正因為沒有人能馴服，而只有認識到這點的人才能真正信神。（〈信仰不是一道選擇題〉，文／劉康康）

從以上所見，認為「影片裡的信仰觀模糊或錯誤」的人的批判重點正是上文所述的中國人實用主義與「拿來主義」式的信仰模式；這部分受眾在欣賞影片之餘並沒有停留在觀看的審美感悟層面，而是進一步挖掘出了李安電影裡理念模糊的部分，對已經成為人情常態的「實然」（to Be）現狀具有敏感的批判性，而且對於「應然」（Ought to Be）的理想狀態具有明確主張。這與電影本身在內容與形式上的豐富性是分不開的，李安在故事中通過各種細節線索所隱藏的問題與解答，可以讓普通人心滿意足、獲得安慰，起到普通「治癒系」電影通過「孩童化」與「去歷史」（曾於裡，2015）而起到一種暫時的「療傷」與「勵志」效能；對於已經明確具有堅定信仰的人，這部電影似乎不能起到強化或弱化他們信仰觀的作用，往往是在介於「信」與「不信」之間的人群中引發強烈共鳴與深刻思考。

事實上，電影工業是以盡可能數量多的大眾市場為目標訴求的，李安作為電影人需要考慮的因素很多：自己擅長的題材與風格、隨著時代變遷的觀影受眾的心理承受度與審美期待等等，李安曾說：「從小我就身處文化衝擊及調試的夾縫中，在雙方的拉扯下試圖尋求平衡」（張靚蓓，2013，頁 11），因此期望李安對「信仰」這一龐大命題作出極為深奧、透徹或尖銳的提問與解答是不現實的；加上文化區隔與傳者意圖在大眾消費流程、編碼與解碼過程中的資訊失真與變形等等（孫曉斯，2014），這都是李安電影跨文化傳播始終要面臨的難題。

陸、研究結論、局限與延伸探討

一、研究結論與局限

本研究對【少年 Pi】網路影評進行內容分析、結合導演訪談資料分析，初步描述了人們在解讀電影時「基於不同的解讀模式」、「側重影片中不同的故事與鏡頭」與「得出不同的信仰觀點」之間的聯繫以及所折射的複雜心態。一方面，本研究通過受眾接受的實證研究，部分印證了既有文獻對【少年 Pi】主題的學理分析；另一方面，也初步探索了信仰主題類電影影評在編碼類目、闡釋框架方面的可能性與大致路徑。

本研究的侷限在於：通過主觀分析自行制定的編碼題項，不一定能真正測量與反映影評者的實際語義、文化心態等真實情況；所做的相關分析雖然有很多達到統計學意義的顯著性水準，但為其賦予實際的專業意義則需要深厚的學養與有素的訓練，由於筆者的學術能力有限，基於這些統計數據而得出的結論與闡釋，就不可避免地帶有人為偏差、主觀判斷與闡釋不夠準確之處，這是希望其他學者在審視本研究時需要注意與指正的地方。

本研究發現，【少年 Pi】的電影受眾「相信哪個故事」與「會讓你信神」並無字面意義上的必然關聯；受眾對信仰的不同觀點，與受眾的世界觀、社會文化語境、審美習慣、在鏡頭語言與象徵符號中挖掘隱含意義的能力有關，在影評中緊密結合全部電影鏡頭來進行解讀的人更傾向於認為「信仰是善／神性」的觀點。李安本人也注意到【少年 Pi】在國內引發的解讀熱潮，並且中肯地表達了自己對這一熱潮的感受，謹以一段引言為以上論述做一個小結（陸十三，2012）：

這個片子有很多迷糊的東西在裡面。我有時候不願意講，也講不清楚，很多是拋磚引玉的……。這個片子在西方也有解讀，沒有到大陸這種現象……。不一定是我想的東西，可是它激發很好的現象對我來講。我很珍惜的。這是我跟觀眾的緣分。

二、對未來電影拍攝的啟迪

正如 movie.com 的影評人 David Ehrlich 所說「3D 是有錢人手裡的道具，大師手裡的工具」（〈關於李安的「少年 Pi」〉，2012 年 12 月 3 日）；另一篇英文影評寫道「Pi 的漂流記能不能讓你相信上帝我不確定，但這部電影能让你重新相信電影。」（艾海豚，2012）電影正是造夢與幻覺的藝術，電影和宗教在某種程度上有所契合：一方面，佔據【少年 Pi】電影大多數篇幅、一直呈現在受眾眼中的是「與虎相伴漂流」的旅行文學，契合人性中會將「眼見為實」等同於「真實存在」的思維定勢；另一方面是出自 Pi 的口頭陳述，契合人性中會認為「口說無憑」的刻板成見，由此誕生了兩個故事孰真孰假、孰善孰惡、孰美孰醜的探討與反省。

近年來，西方電影【禁閉島】、【盜夢空間】等具有「雙故事」開放敘事特點的電影往往能在豆瓣網等平臺上被熱烈討論，【少年 Pi】正是對這一潮流的順應與創新。這種電影結構與技法本身就能啟迪受眾反思一些深層的宏大命題；同時，在當下電影環境中，已經很少有電影人願意耗費心血來細膩刻畫一個純真少年單純而不簡單的故事，黃淑嫻、陶國璋（2013）認為李安以美麗的童話手法與視角來拍攝【少年 Pi】，這本身就顯示李安對人生充滿希望，認為人性是光明的。

【少年 Pi】中「一個人、一只虎、一只船、一片大海」的元素組合，以及雖然無形但在整部影片中處處可見的「神」這一符號性角色，使得影片跨越了單純的自然生態領域或社會人文領域而具有多元指涉性；而且，其玄幻符號的外表紮根於「海難食人」¹等真實歷史事件與「約伯受難」、「諾亞方舟」等西方文化原型，而「洪水神話」也是中國受眾集體潛意識裡一種並不陌生的深厚情感（陳建憲，1996）；因此，【少年 Pi】的架構既能符合本土化的中國審美傳統，又具有全球化傳播的輻射力。

無獨有偶，玄奘法師去西天求取真經這一《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等文本中記載的真實歷史與宏偉的文化事件，卻難以在大眾通俗文化領域裡進行最大程度的傳播；而《西遊記》的出現，將玄奘法師的現實經歷與精神世界以及普通個體人格結構中都會具有的生物性、人性、神性的關係巧妙演繹成一部亦真亦幻的旅行文學——在西方人眼中「一個人、一只猴、一只豬、一匹馬去西方旅行」的架構，很大程度減少了文化區隔、社會時代等因素的侷限，使得眾多普通人能在一部具有鮮明的二元衝突與戲劇張力的「神奇故事」中進行多元解讀。西遊故事成為異常豐富的影視改編資源與各類藝文創作的靈感來源，幾十年來不斷被翻拍、再創作、再解讀，從而成為能被全世界所共用的視覺盛宴與文化財富。

李安【少年 Pi】中「大海、小孩、老虎」的組合與海明威（Ernest

¹ 1884 年「木犀草號」（Mignonette）沉船事件成為倫理學與法學上著名的「女王訴杜德利與史蒂芬案」（R v Dudley and Stephens）：四個倖存者在一只救生小船上被困大西洋，其中有一個 17 歲孤兒理查·派克（Richard Parker），其餘三人選擇殺死虛弱到瀕死的他並吃掉得以生還。另外「理查·派克」還出現在其他海難事件中，《少年 Pi》原著作者認為這個名字帶來的巧合一定有其意義，所以將這個名字給了故事中的老虎。

Miller Hemingway) 的小說《老人與海》中「大海、老人、大魚」的架構具有某種相通：不僅被全世界受眾所喜聞樂見並獲得世界級獎項，更重要的是兩者在簡單的故事架構中所展現出對「信念-意志」的刻畫探討、「衝突-選擇」的價值引領與「苦難-重生」的心靈昇華。在【少年 Pi】中，有神論與無神論、宗教與科學、食肉與茹素、人類與猛獸、生與死之間的衝突在電影中都由李安不見痕跡地融合為「信與不信」的衝突，把選擇權與闡釋權賦予受眾，讓受眾也成為衝突的參與者，由此產生了豐富多元、具有社會意義的解讀熱潮，本研究對【少年 Pi】網路影評的研究，正是對一現象的描繪與初探。

參考書目

- 〈全球過半人堅信神靈存在，中國僅兩成〉（2014 年 12 月 29）。取自「網易數據」數據 <http://data.163.com/14/1229/17/AEL9SIIV00014MTN.html>
- 〈你看了李安的【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嗎？〉（2014）。取自「問卷星」調查平臺 <http://www.sojump.com/report/3818590.aspx?qc=>
- 〈李安：解讀【少年 Pi】沒標準答案 拿獎會很有面〉（2012 年 12 月 6 日）。取自騰訊網 <http://ent.qq.com/a/20121206/000358.htm>
- 〈時光網獨家對話李安〉（2012）。取自時光網 <http://news.mtime.com/2012/11/13/1501269.html>
- 〈關於「全民解讀少年 Pi」現象的調查〉（2013）。取自「問卷星」調查平臺 <http://www.sojump.com/report/3818590.aspx?qc=>
- 〈關於李安的「少年 Pi」〉（2012 年 12 月 3 日）。取自中國電影博物館「影博館」 <http://www.cnfm.org.cn/2012-12/03/cms14225article.shtml>
- 人民論壇問卷調查中心（2014）。〈當前社會病態調查分析報告〉，《人民論壇》，25: 14-20。
- 田卉群（2012）。〈【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2012 年的《約伯記》〉，《北京日報》，第 18 版。
- 成富磊（2009）。《「諸神之爭」與「宗教替代」——《新青年》（1915—1920）文本中的信仰問題研究》。上海大學文學院博士論文。
- 艾海豚（2012 年 11 月 21 日）。〈李安的巔峰：自然與人文最美的交響樂〉，《江

電影信仰主題之受眾接受研究：以【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網路影評為例

南時報》，B05。

- 艾紹亮（2014）。〈【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的基督教文化闡述〉，《電影文學》，1: 72-73。
- 李向平（2009）。〈從「信仰危機」到「精神走私」〉，《南風窗》，20: 89-91。
- 李向平（2013）。〈信仰社會學研究要義——兼論信仰如何成為中國問題〉，《江海學刊》，5: 86-94。
- 李向平（2014）。〈信仰是一種權力關係的建構——中國社會「信仰關係」的人類學分析〉，《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5: 1-17。
- 奉志偉、譚英（2010）。〈李安「電影作者」的獨特風格分析〉，《電影文學》，3: 34-35。
- 林語堂（2007）。《林語堂經典作品選：論讀書 論幽默》。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
- 金耀基（1997）。〈中國現代的文明秩序的建構——論中國的「現代化」與「現代性」〉，劉軍寧、王焱、賀衛方（編），《經濟民主與經濟自由》，頁 41-56。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柯瑋妮（2012）。《看懂李安》。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
- 孫曉斯（2014）。《李安電影與跨文化傳播》。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論文。
- 柴靜（2012 年 11 月 29 日）。〈李安：每個人心中臥虎藏龍〉。取自柴靜部落格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b0d37b0102em9o.html
- 張遙（2014）。《當代中國網路影視評論研究》。吉林大學戲劇與影視學系博士論文。
- 張靚蓓（2013）。《十年一覺電影夢：李安傳》。北京：中信出版社。
- 陳旭光（2012）。〈「超驗」、「經驗」、製片機制與類型化——對當下中國電影突圍的幾點思考〉，《當代電影》，9: 11-15。
- 陳建憲（1996）。〈中國洪水神話的類型與分佈——對 433 篇異文的初步宏觀分析〉，《民間文學論壇》，3: 2-10。
- 陸十三（2012 年 12 月 7 日）。〈專訪李安：你們的解讀比奧斯卡獎還窩心〉。取自搜狐網 <http://yule.sohu.com/20121207/n359736036.shtml>
- 曾於裡（2015）。〈治癒系：「孩童化」、「去歷史」與治癒的無效〉，《名作欣賞：鑒賞版旬刊》，7: 95-101。
- 湯爔媛（2014）。《論【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中人類生存境況的隱喻》。安徽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論文。
- 覃方明譯（2003）。《無形的宗教：現代社會中的宗教問題》。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原書 Luckmann, T. [1970]. *The invisible religion*. New York, NY: Macmillan.）

- 黃淑嫻、陶國璋 (2013 年 3 月 2 日)。〈《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哲學、文學與電影〉。取自 <http://works.bepress.com/marywong/6/>
- 黃傑、Donnern (2012 年 11 月 26 日)。〈「過度解讀」《少年派》：奇幻細節超級百科〉。取自搜狐網 http://yule.sohu.com/20121126/n358691233_1.shtml
- 範若恩、黃鶯 (2014)。〈「鏡花水月」與「天地不能久」：李安的中國宗教精神對【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的重塑〉，《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 22-29。
- 蔡玲玲、陳方周 (2013)。〈從電影「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看人與自然的關係〉。《應用倫理教學與研究學刊》，8 (1)，摘要。取自 <http://journal.feu.edu.tw/content/2132>
- Castelli, J. C. (2014). *The making of Life of Pi: A film, a journey*. New York, NY: Harper Design.
- Ebert, R. (2012, November 17). Ang Lee: Of water and Pi. Retrieved from <http://www.rogerebert.com/interviews/ang-lee-of-water-and-pi>
- Flood, A. (2013, April 16). Yann Martel takes break from lobbying PM to promote new novel. *The Guardian*. Retrieved from <http://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0/mar/01/yann-martel-break-pm-new-novel>
- Hall, S. (1980). Encoding/decoding. In S. Hall, D. Hobson, A. Love, & P. Willis (Eds.), *Culture, media, langu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1972-79* (pp.128-138). London, UK: Routledge.
- Martel, Y. (2003). *Life of Pi*. New York, NY: Mariner Books.
- McClintock, P. (2012, November 16). Why Fox gambled \$100 million on Ang Lee: The making of 'Life of Pi'. Retrieved from <http://www.hollywoodreporter.com/news/ang-lees-life-pi-foxs-390964>

Audience's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eme of “Religion” in a Movie: Research on Online Movie Review of *Life of Pi*

Zi-Wei Song, Wen-Jie Zhou *

ABSTRACT

Focusing upon the audienc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eme of “religion” in *Life of Pi* by Ang lee, this study uses the case of online movie review in Mtime and douban, by means of content analysis and text analysis, to examine the research hypothesis: the different thinking pattern people carry, and the emphasis on either of two stories Pi tells and scenes in this movie, would lead to different thoughts of “religion”. Statistic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one who interprets this movi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and based on the first story Pi tells, tend to think “Faith is the good or inner divine”; 2. Interpreting this movie in terms of social reality, is likely to conclude that “It is not what you believe, but the faith itself that counts”; 3. Focusing on the second story Pi tells has correlation with the idea that “Religion is an illusion derived from survival desire”.

Keywords: content analysis, *Life of Pi*, online movie review, religion

* Zi-Wei Song is graduate student at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en-Jie Zhou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